

孔聖家語圖

之充

漢書門	
九三	四
一七	一〇
六	一
冊架	函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九三
函	四
四	一〇
架冊	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14
冊數	6	(5)
函號	298	3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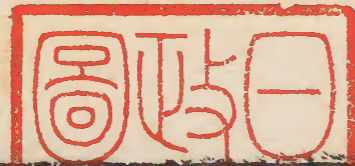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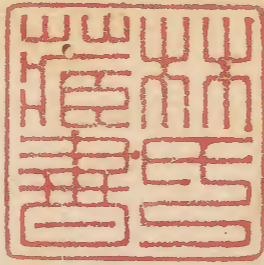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淺草文庫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郊特牲也何

謂何能容比於禮何以聽謂何能節於樂而又

美而又不失樂之節何以聽謂何能容乎皆言其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成諸鵠者其惟賢者

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辭的實也祈

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酒者所以養

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讓不敢當養是

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孤之義也男子初

以疾於門明必有射事而未幾今辭於是退而與門人

習射於矍相矍相地名矍之圃蓋也合觀者如堵

墻焉言圍繞而觀也射至於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

將射則轉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延進也誓

進其來觀奔軍之將奔一作責與亡國之大夫亡

亡其君與羊茹為人後者為之後故曰與不得入乃

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眾有賓主之禮故誓

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忠不孝之

大者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記有入又使公罔之裘

序點公罔姓裘名之揚觶而語王曰先行射鄉飲酒

曰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

二說似於射義未協按儀禮司射請射賓子弟納射

器後有司馬延射升二人揚觶二儀節其公罔之裘

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記有處序點揚觶而語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射

舉忠孝大端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

解則愈密矣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

以介也速召而眾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所景矣所介

以輔也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

義辨矣酌賓曰獻吞主人曰酢又吞賓曰酬介工入

升歌三終主人獻之工入升堂歌一終則主人乃酌

獻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笙者入堂下奏南咳

主人亦酌間歌三終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

以南有嘉魚笙崇丘工合樂三闋謂堂上下歌瑟及笙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合樂三闋謂堂上下歌瑟及笙

繁吹鵲巢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而遂

出樂正既告賓以樂備而升堂也一人揚觶乃立司

正焉立賓欲去將行旅酬之事乃使一人揚觶知其能

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

長以齒終於泂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賓酬

下行旅酬也未歌之前及介而省衆賓不酢以明降

殺至旅酬則雖條洗之賤亦以齒序而弟長之無遺

矣脫說音履升坐脩也舉爵無算飲酒之節盥不廢

朝莫切莫故不廢夕王曰盥晨飲早哺也記註賓出主

人拜送節文終遂申也猶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前

未微俎立而行禮至此乃屨升坐而燕也舉爵雖無

則安燕而廢朝夕之政令禮畢送賓而終申節文之禮

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

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群孔子曰賜也

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也賜未知其為樂也

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古者民皆勤苦稼穡言百日者喻久也今張而不弛

一日使之飲酒為樂之見君子之澤也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宋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上古五帝三王必祀其祖以配

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故以配上帝萬物皆

天之所

可不知人則祖之所生祖與天皆吾有生之本始安

垂象日月星辰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周人以冬至日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天尊而不可

長故迎而祭之必有配而天象莫大乎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

日月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

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

也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

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說者不知推經禮指歸而妄為之說顛倒神祇變

位良可痛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

子貢家言

子曰北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北丘於南謂之象天自然故謂之於南郊也然郊之名有三封為園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於南郊也然郊之名所造故謂之春壇於南郊在南也說者謂南郊與園丘異則是詩易尚書謂園丘也又不通春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園丘泰壇一物而兩名也按通考陳氏禮書則以南郊之丘園而高者為園丘所以象天之自然祭以自然之丘以致敬也南郊為壇以燔柴為泰壇燔以人為之則燔柴瘞埋必以立澤為二處而丘與壇非一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魚如繭栗犢也滌牢中清可為帝牛故稷牛亦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即以稷牛代之其稷牛臨時別取不必三月故云惟具○滌柱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后稷也牲用騂尚赤

也騂赤色周尚赤按周禮陽祀用騂一誠也牲陰祀用黝牲天陽亦一豢也用犢貴誠也作神謂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按禮器曰至敬不壇掃神完也為之地不在泰壇壇乃人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牲於壇取土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圓壇粘土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於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郊大事不敢卜受命於龜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擇宮擇賢宮也王既受命于祖廟而親聽之受教諫之義也誓命祖教也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澤宮至庫門之內有司命庫門之內所以誠百官也

獻王之誓命以申勅與祭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
之百官所以命誠百官也
示民嚴上也
皮弁視朝之服報亦以朝服臨之
郊之日
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記掃清路
作反道
即清路之義言反新上于上行者必止
無復行也
特
也記似凡有田燭四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
不通結喪者
字具潦以照路也
天子大裘以黼之
按周禮王祀天被
言不令而行教也
天子大裘以黼之
龍衮以襲裘以有
化嚴上之教也
天子大裘以黼之
龍衮以襲裘以有
象至泰壇而後脫之道
乘素車貴其質也
按虞書天子
路至泰壇而後脫之道
乘素車貴其質也
疑木輅也而書圖王輅太常之旂十有二旂
書作龍
制以專其祭祀則此當為王輅
旂十有二旂
旂太常也
旂用正幅屬
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
旂太常也
旂用正幅屬
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
法書交謂三辰之象也
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

柴積柴泰壇加牲
戴冕璪
按說文璪玉飾也
繩也
藻蓋言采絲
則天數也
天之數
臣聞之誦詩
三百不足以一獻
小禮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
也
祭天
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學詩能言而言
之意其
義深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
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譽其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
至治也凡夫
猶常也
之為姦邪竊盜靡
也
法妄行者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
 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
 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
 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
 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
 解人子饋養之道也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喪祭之
 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
 上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賢賤明尊卑也賢賤有別尊
 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
 義若臣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
 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
 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
 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
 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
 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
 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
 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
 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

以申固之申令以其教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
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
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
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
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
子曰夫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
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議鬼神者
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
人為下矣

世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

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
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衞其
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
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
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
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
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
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有坐干國
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
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指直

其罪而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大夫之罪其

五刑之域者按誼傳作大譴大聞而譴發罪聞於上

露之也按誼傳作聞譴訶則是大夫聞上之則白冠

釐纓之強曲者也盤水加劔明君法平而造乎闕

請室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

傳加當作行謂係引而行也其下又有其中罪者罪者聞命則壯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

命而自弛君不使人頸斃而加之也二十字此蓋闕其有大

傳作抑捽持其髮抑按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

之則又甚於頸斃矣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

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

事而不能充禮遽忽也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

然跪拜也免避也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任刑則至政

無所用刑政善則刑錯也至刑無所用政紱紕之世是也至

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也化之弗

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制也五

刑政第三十一

刑政第三十一

刑政第三十一

刑必即天倫即就也謂合天意也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

不得作刑例也例成也例與形同言不可變壹成而不更故君

子盡心焉人命至重惟刑不可更故君子所必慎也仲弓曰古之聽訟尤

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王曰尤過也麗附也

相當不由其心也一說有罪過當誅使罰與事相

附麗乃刑當其罪孔子以下明麗事而不由其心也

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

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

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

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

上曰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一說

高決之罪三訊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無簡

不聽之實則附從輕赦從重王曰附人之罪以輕為比

說不聽者難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使不失入可疑

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此

例也因其罪之大小各以其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

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

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言與衆仲弓曰聽

獄獄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

於正吏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

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

棘公侯伯子男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定也○於王

馬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宜戰功於王

王三省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已定猶三省之

不識二過失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

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道名改作變言與執左

道以亂政者殺道也作淫聲淫逸也惑造異服非所

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器○巧異眩耀人心之行偽

而堅行詐偽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

澤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此

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

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

於市粥賣也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

市兵車旌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

麋鹿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

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

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偽故禁果實不時不粥

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

於市凡執此禁以齊眾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徹俎而事畢乃出遊於

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

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與三代
之英秀也謂禹吾未之逮也見逮及而有記焉聞而大
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賢能可選即
脩親睦不私其有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同鰥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
棄於地不心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力言
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
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
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加則為人大夫世
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周王周公由

此而選言用大道而禮所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
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記有此
四字言復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
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記有本於列於鬼神達
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
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皆傷周道也吾捨
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
而上義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故也何
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春曰春秋意林謂魯之郊禘非
王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

已得郊則惠公奚用請之按魯史惠桓莊閔僖六
 公相繼而立惠公之元季隱公四十六季乃周平王之四十九
 季即隱公之元季隱公四十六季初獻六羽為周桓王之
 元季至僖公魯頌有稱美郊祀之事傳公元季為周
 惠王十八季去成王益遠矣要之郊禘之事惠公之
 得請在平王之末季隱公攝位而改正之桓莊之後
 也何復僭用之詩與春秋乃孔子之所刪定良可考
 公禮樂之事三經也杞之郊也禹以鯀非令德故今杞
 郊語宜皆不繆也杞之郊也禹以鯀非令德故今杞
 此以禹郊禹與廟制不同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
 也宋得守而行之事祀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
 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魯本難同於杞宋夫
 矣也如諸侯祭社稷祀上有天子宗廟上下皆奉其
 作耶如諸侯祭社稷祭天地句宗廟上下皆奉其
 與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祥也今使祝嘏辭

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按周禮太宗伯詔相王

辭說之意義是謂幽國於禮醜卒及尸君非禮也曰夏

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冕弁兵車藏於

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祭服按禮曰天子諸侯

藏之也兵是謂脅君迫於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

皆具非禮也大夫家臣不能具官無田不能為祭器

有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季之喪

與新有婚者暮不使也君不使之所以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不君

列於朝是與家臣同朝也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禮記

卷八

十一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
 制度天子子孫有功者封侯餘分以畿內之田諸侯
 夫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
 孫但養以采地之祿
 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臨諸侯將舍
 鬼神以將入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而慢人之諸侯非問疾弔喪
 宗廟禮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而慢人之諸侯非問疾弔喪
 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夫禮者君之柄亦
 秉所以別嫌明微儉同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
 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
 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刑峻則則法無常法無常則
 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一作事不民不歸是謂疵

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必
 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命降於社之謂教
 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彌近
 尊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
 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其能為人事之制度此聖人
 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
 以治政也處其其指天地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
 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法其所存此禮之所以序天生
 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記作用
 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言在人君先君者人所明記

則非明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

人者也夫君者明則人則有過失其師教之責故養人則不

足時君失政下能給其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則君以自治

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

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

舍也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

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

必常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為之也變一作辨言得其正也凡聖人能以天下

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不待測度自知其必

有此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何謂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

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

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

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寤之舍

禮何以哉禮有常度得失以之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

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

山澤通氣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五行一陰陽分於四時

四時布四氣而溫涼寒暑各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
 應其候言十二月而歲成也十五日滿也五行之動共
 缺五月陰道不常滿故十日而月成也五行四氣十二
 相竭也事竭盡也水用事更相盡也木用五行四氣十二
 還相為本為用事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
 商角徵羽也律陰陽各六也管候氣之管五味六和
 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
 十二食還相為質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
 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
 本也以用事者為本也五色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
 主五色青赤白黑黃并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
 令春青夏赤之類主其時之一色而間雜成章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矣人於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而五
 行之端端始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

則作為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
 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
 舉天地為本則萬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之情以四
 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以日星為紀故業
 可別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有度
 成四時猶功業各鬼社以為徒故事有功鬼神不相
 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社以為徒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為
 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禮義以為
 善故事行有考考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治人
 治田不使邪之害正猶去莠之害苗四靈以為畜故
 人知向道之方如知室之有與也

飲食有由也

四靈鳥獸之長其屬因四靈而至故飲食可山之而用也何謂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泔

驚散也式

荏切鳳以為畜而鳥不殫 飛去也麟以為畜而獸不殫

驚走也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 易曰定天下之亶亶者莫呼決切

善於著龜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繪宣祝嘏

禮器祝嘏辭說 禮文故

國有禮官有銜 治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

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儗鬼神也祭五祀

所以本事也 按五祀者戶竈中雷門行也春戶以木夏竈以火中雷以上秋門以金冬行以

也朝三老在學 五更一三乃達下之義故宗祝在廟三公在

以辦樂侑四皆在左右王中 句若其心無為也以守

至正 防後以率下也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

行於社而百貨可饗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 孝慈之道

為遠近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即上文制度之差

次降殺至庶人一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

禮之藏 禮之藏也夫禮必本於太一 太一者分而為天

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

即上所為命降其官於天也 官謂職分也言禮之協

於天地祖廟也 職分皆從天而至也 協

於分藝藝者理也藝上記有禮本於天動而之地列

於天地以至功其居於人也王曰禮之於人身

有藝之意良是

按疏養作義而養下記有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

冠昏喪祭射所朝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二十七

字而以冠昏以下八者為禮以貨力以所以講信脩

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

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實所以

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蘖也蘖牙君子以厚

小人以薄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

釋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

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

事理之分仁之節則心之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

之者喪仁者義之本今體順百順之體質得之者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

之而弗種為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

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獲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

樂猶獲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

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滯積也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言有深而通茂而不間言有連而不相及言有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憤而合危也保合而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魚人以時入澤梁及溉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冬合男女春頌爵位必當季德男女之

德之用民必順說以皆所順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謂石中象形之類如圭璧璜河出龍圖龍似馬鳳凰麒麟皆在郊同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雖天子之元子

猶士也其禮無變與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有德乃故

也行冠事必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用爵

神也享祭獻先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鍾磬也所以自卑

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

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

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

冠異天子與惟天子無冠禮如孔子曰君薨而世子

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任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

君與天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

而後因懿子曰而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

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

有自來矣今無譏焉邾君之冠非禮也是即夏之末

異於夫子所言如天子冠者因論諸侯冠而武王崩

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

夏六月既葬周書曰歲有十三武冠成王而朝於祖

廟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

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得民之遠於年

壽齋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天子龍袞

王職也欽若昊天欽敬若順詩六合是天地四方謂之

也式率爾祖考備文武之道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

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

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此以下至乘揖升自阼

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儀禮曰

一獻既醴降自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

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也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鞞蔽

朝服素鞞示不忘古公冠四加公冠四加玄冕祭加玄冕其酬幣於

賓則束帛乘馬謂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王太子庶子

之冠擬焉擬諸侯之冠庶子皆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

士無變前說見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

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

綏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綏未聞古之今則冠而敝之

可也冠而棄之言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

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

大也所以收斂其髮也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句委

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

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章甫制禮之

道寓焉其形制有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

猶正容貌以彰明也郊特牲比節在周弁殷冔夏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名彌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公孔子

也公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

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

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者有王作分地建國置都立邑

分建置立設廟祧壇壇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惟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是故天子

多建置之數自天下有王至此見記祭法

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曰

太廟太蓋統七有一壇有一壇七廟外又立壇除地曰

壇曰考廟父曰主考廟祖曰皇考廟曾曰顯考廟高

曰祖考廟始皆月祭之以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

遠廟為祧有二祧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祧

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享嘗乃止昭穆已

藏於文世室昭之祧於武世室祧享嘗乃止昭穆已

不以月祭之去祧為壇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為

壇祭不得於壇處受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於壇

壇祭不得於壇處受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於壇

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太祖始

曰祖考廟蓋統五有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

乃止祭四時去祖為壇去壇為壇高祖之父雖遷主寄

壇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壇而祭之於壇也壇壇有禱焉祭

壇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壇也壇壇有禱焉祭

壇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壇也壇壇有禱焉祭

壇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壇也壇壇有禱焉祭

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大夫太祖始爵者也曰皇考廟蓋統三廟言之有一壇考

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始爵者

則為皇考廟始爵者為高祖以上則為始祖廟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

去祖為壇去壇為鬼已上記王制祭法大抵同王制祭法

節祭法作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適士也二廟

曰王考廟蓋統二廟言之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

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天子及諸

侯之士古皆得立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具祖考而已

朱子曰各有始祖廟以歲祀主如適上二廟各有門

今士人如何行得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廟祭之庶人無廟四時祭於

寢居室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

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

之所及也虞郊以魯夏以絳殷以冥周以稷虞禘應

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

毀矣諸禘享考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

后稷而言殷人郊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古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

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

周武王是也是二廟自為祖宗乃謂之二禘又以為

配祀明堂之名亦可謂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

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

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

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

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可以存其廟乎孔子

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

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憩國風召南周人之於

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

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按史記有十日不進四字襄子曰吾雖以擊

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數也數○按宗○有間曰已習其數果曰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

然思焉謬史作穆王曰謬有所畢皇一作然高望而遠

眺畢伺視貌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黠而黑黠黑貌

切頎然長頎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奄有四

方奄同也文主之時三分天下有非文王其孰能為

其後周有四方之主之功也

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申之不才也夫

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

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

不在於體中心溫柔其舉動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

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一作厲溫柔之反微末居中以

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於

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唯脩此

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一作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

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

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

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

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

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

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

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誠之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誠也對曰病不得其衆

恐不得其心故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歌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言汲汲歆及此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屬病誠雖久至其對曰及時事欲令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

何也右膝至地左不至地也對曰非武坐也武人坐也言非聲淫及商何也言聲歆對曰非武音也為武主之事不得已

苟貪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比上皆孔子問孔子曰唯上聞諸菴弘亦若吾子

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既聞命

謂孔子是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舞列也何也子曰居吾語余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也搃干楛也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山立不動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此坐非作跪也周召之治也武亂武治也皆坐且

夫武始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言南國以疆界五成而分俠古洽切周

公左肩公右分東西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象

尊天子也成衆挾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挾記作夾夾武主會振威武也分邾而進所以事蚤

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也

濟

分疏曰部分也邾記作夾言所以部分久立於綴

所以待諸侯之至也

遲久之問今汝獨未聞牧野之

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

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

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

叛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

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為膠之賢庶民施政解其力

紙○施尸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

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

甲則釁史記作殺記作鮮而蔽諸府庫以示弗復用

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弓衣將率之士率記使為

諸侯命之曰韃居言橐盛矢器也言所以橐弓矢而

以為諸侯謂之韃橐也○按記疏則當云倒載干戈

而包以虎皮命之曰韃橐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則文

橐始勞切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

脩郊射郊有學宮左射以髀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

之射息也騶虞歌以為節也禘冕搢縉笏而虎賁

之士脫劔劔衮冕之屬通謂之禘冕脫郊祀后稷而民

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

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六者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食畢以酒漱口以養冕而摠干

親在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

問王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君子

王賤珉其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似珉石孔子曰非為

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

玉潤溫而澤仁也王之溫潤光縝密以栗智也王之

堅栗比廉而不剝義也有廉隅而不剝垂之如墜禮

也佩玉如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其終則詘

然樂矣及其聲音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

之美者曰瑜玉之美惡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

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誓小故君子貴

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其國其為人

也其為人敦厚詩教也乃詩為人溫良篤厚者

也其為人疏通知遠書教也易者乃樂教

然使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

秋教也

其人屬辭比事者春秋教使然

故詩之失愚

敦厚之失則近于愚書之

失誣

則知遠之失樂之失奢

廣博之失則近于奢

易之失賊

則害近于

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良敦厚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

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

流布成萬物之形亦無非造化

志氣如神也 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惟嶽峻極於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大雅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

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以其憂民切此之謂民之父母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

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皆自然之致即下

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正視則明全傾聽則聰審然且不志氣塞乎天

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

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

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

宥密無聲之樂也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辭言文武

之政而民以安寧故威儀逮逮逮詩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此風栢舟之辭允民有喪扶仗詩作救之

無服之喪也此風谷風之辭也言救子夏曰言則

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

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

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

爾也。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也。求伸者，所以及

時。欲伸其道者，當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受屈于

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所行皆合乎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甲常將欲為亂。夫子在衛，聞齊人

心而憚鮑管。鮑氏管氏齊之卿大夫，甲常畏之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

遂欲移齊國兵以伐魯國。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眾

也。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甲常，以

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

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孫也請往，又弗許。三子退為

子貢曰：今夫不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

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

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甲常曰：夫魯者，難伐之

國，而子欲之過矣。甲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

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為而無

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

伐吳。吳王夫差時。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

選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夫使明大夫守之，此

易伐也。甲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

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

存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

封而三不成者考事無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時鮑姜等帥

尊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子上驕主心

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史作驕

則爭是子上與主有卻也隙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

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子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

制齊者唯子也使主孤立而甲常曰善然兵甲已

加魯矣夫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責曰若緩師吾

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甲常

許諾子責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

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

私有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

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檟之今稽越王名句今若身養

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責曰越之勁不

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

為齊且王方以存亡繼絕存之國夫伐小越而

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若

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元諸侯以仁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約不窮救魯絕世伐齊威加晉國。不避難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曰。再拜曰。孤少失前人。約踐父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所問計安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按越絕書。太宰嚭用事。嚭王佞臣也。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伐齊以徵射。徵射也。結堯反。益其志。不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

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十四鎰。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入。蔽器甲二十領。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失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定公名午。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辨幹集也。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休

兵備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
 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
 水。吳晉爭疆。左傳：吳公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
 人曰：先姬姓我為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
 江襲吳。潛師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
 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
 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
 是年越入吳，歸與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
 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散吳，使
 其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按左傳：載越滅
 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則非孔子
 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不經見。惟韓非子
 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
 無說吳越之事。然則韓非之所記，顧可信歟？吾從其
 理之可信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
 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
 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
 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

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

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

請放民出皆獲傳傳麗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

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逮行將于麥季孫

名肥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

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

民也宓子楚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

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

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傷也必數

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

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平馬期遠觀政焉平馬期陰免

衣衣

上如字下於既切

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

平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

為于位反

得何以得魚即舍之

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

鱣魚除留切

吾大夫愛之

其小者名為鯢

鯢以證鯢切

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

舍之平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宰子之德至使民間

同暗

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宰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

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宰子行此術於單

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擲子路

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夫子憚矣姑也

且

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

邶谷風之辭

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擲原壤登

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

女

忍與反

手之卷然

卷好貌達員反

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

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

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

不失其為故也

戶部朱了

五經家言圖

八十九卷

三

